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一

甲子十年 定王十有二年 晉景三年齊頃二年衛穆三年蔡文十五年鄭襄八年曹文二十一年陳成二年杞桓四十年宋文十年秦桓八年楚莊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公羊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

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汪氏克寬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葢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案討賊之義無間於內外故徵舒雖為楚殺而陳靈亦得書葬公羊是也賀氏仲軾謂見弑之君有能如禮赴告則書其葬亦是一說然於通經義例不符未可從也若趙氏鵬飛家氏鉉翁黄氏震以為靈公為淫黨所葬非國人葬之則尤謬矣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 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豈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而楚能討之雖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

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集說高氏閌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聞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　李氏廉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汪氏克寛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狄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　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㑹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兹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

鄭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

山林藪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

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
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
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
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
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
車而走林逩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
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
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
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
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

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管杜注滎陽縣東北有管城　隋置縣明初省今故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　敖鄗杜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滎陽今開封府滎澤縣縣西北有敖山　董澤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今屬山西平陽府

公羊莊王代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

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穀梁 續功也功事也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辭異乎案邲之役六卿竝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集說　楊氏士勛曰公羊傳稱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也若然城濮之戰後子玉當是善子玉乎徐邈云先林父者内晉而外楚是也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又曰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為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名先縠而誅之　胡氏寧曰邲之戰先縠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

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呉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宏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　張氏洽曰林父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殭專制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　呂氏大圭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徼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横行莫制矣　趙氏鵬飛曰林父之師將以救鄭而春秋書及楚子戰而不書救非救鄭也鄭自春被圍蓋亦

久矣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邲雖鄭地而鄭圍已解楚既得鄭縱敗楚於邲能反鄭之叛輙乎況反為楚所敗徒弊師旅益楚之勢而固鄭之叛果何益哉方鄭之被圍晋不能帥師直赴鄭難俟其既折而降楚乃區區勞重兵以犯其破竹之鋒是自取敗也夫兵民命也戰危事也安可用民於死地以僥倖萬一之勝哉則晋景之為人尤在襄成之下而林父之舉曾盾穿之不若也霸業不競宜矣晋本救鄭而聖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為主楚伐鄭而以晋主之内晋於鄭也晋雖妄舉無功而聖人以内辭書之所以抑遏楚而存大義也若曰貶晋與楚則非經意也

黄氏震曰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楚討徵舒之罪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晋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晋欲退師獨以先縠違衆取敗晋師雖敗救鄭之

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耳　家氏鉉翁曰論者謂邲之敗與楚以霸不然也晉救鄭不書緩也責晉非與楚也林父逗撓不前春秋正失律之誅責林父非與楚也豈以晉一敗之故而僭王之楚可使之霸乎　李氏廉曰春秋凡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與戰之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謂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　汪氏克寬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誘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列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

濮囊瓦於柏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晉而抑楚也　黄氏正憲曰案楚莊彊暴蔑視諸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為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為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距文公時威力入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况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於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既壞於錡旃致師名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於先縠哉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横行矣

秋七月

附録左傳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

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彊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充代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集說高氏閌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内地憑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趙氏鵬飛曰蕭宋之附庸也在宋之南自宋至楚蓋千里而楚兵直至於宋郊滅其附庸則楚之患深矣晉不能興文襄之業坐視其滅而無寸兵之援蓋前乎此救鄭而敗尚何敢稱兵向楚哉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為賢觀今滅蕭之舉則前日之服陳鄭果眞情乎莊固知陳鄭之祀未易絶也　黄氏震曰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諸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抵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　家氏鉉翁曰蕭宋之附庸也楚莊窮兵以威上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　汪氏克寛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清丘杜注衛地在濮

陽縣東南唐置清丘驛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

左傳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傳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諸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彊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集說　楊氏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予謂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　程子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趙氏鵬飛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爲僭而況大夫乎莊十六年幽之盟是也其後趙盾欲求諸侯復爲新城之盟聖人排盾於諸侯之下以爲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循趙盾之轍而不知晉所以不能得諸侯者盾之故也晉以大夫主之而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牲壇未掃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故聖人舉皆人之不出大夫之名非微者也貶也　家氏鉉翁曰幽之同盟內外小大翕然來同齊伯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

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　程氏端學曰大夫同盟自此始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則盟無益也　李氏廉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汪氏克寛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　季氏本曰楚子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伯以為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彊何足以制楚哉卓氏爾康曰楚服陳鄭敗晉師于邲滅蕭以威宋其志不小於是為清丘之盟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勢實不競謀之無成故稱人以畧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集說黄氏仲炎曰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趙氏鵬飛曰楚方鴟張雄視列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比小事大以抗其鋒今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而衛叛晉附陳以鬬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宋書師予其問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謂宋師非義陳為可恤愚以為未然楚用詐入陳幾亡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為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甫受清丘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救之為義亦不可也　張氏溥曰盟而驟忘未有若清丘者盟之言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以春秋之法言之背盟之罪陳其首也衛其次也衛殺孔達天下傷之孔達但知先君有約言而不知同盟之不可以貳則其死也匹夫耳晉為盟主而不能

容一守死之匹夫則晉也綦隘春秋前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後書衛殺其大夫孔達是盟也竟以殺一大夫終爭則盟無善盟矣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年齊頃三年衛穆四年蔡文十六年鄭襄九年曹文二十二年陳成三年杞桓四十一年宋文十五年秦桓九年楚莊十八年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

左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不肯平之憾也今間歲而齊又伐之莒何負於齊哉徒以齊魯同平莒郯莒不肯而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莒豈負齊魯之邑哉魯不義伐莒而

莒失東鄙之邑齊復以不義伐莒莒安得西鄙之邑而給諸書曰師非褒也用大師以扼小邦也齊頃之惡於是甚於惠公矣　吳氏澂曰齊以彊凌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

集說　孫氏復曰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　張氏洽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彊侯國由此致伐　趙氏鵬飛曰楚伐宋以宋師伐陳之故也陳叛晉國而從楚清丘之盟不與焉陳不與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伐之是宋犯楚之怒也為晉伐陳而犯楚怒則今日宋被楚兵晉所當救而不救諸侯何恃哉陳當伐而不伐宋當救而不救晉景於此尚欲嗣文襄之業吾知其無能為矣　黄氏震曰陳叛晉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王氏樵道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為平而已　李氏廉曰楚有事於列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

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矣

案宋伐陳以名楚兵故胡傳譏其非策然必謂楚人書爵為有辭於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聖人屢書楚子以見其親涖行間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秋螽公作螺

集說何氏休曰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　杜氏預曰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音同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杜注一名清原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清原城

胡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集說 蘇氏轍曰邲之役晉三帥皆不欲戰先縠不可故敗誅之固其宜也然先縠先軫之後先軫晉之舊勲也晉人誅縠而盡滅其族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 高氏閌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 張氏洽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李氏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為始討其罪乎意者先縠好剛任直多為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耳故不去其大夫以為非正刑也 張氏溥曰晉殺先縠討邲敗也縠佐中軍僨師當誅然邲敗師歸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

佐穀不服也又加以名狄之罪族而後快豈先軫之勲獨不可使有後於晉乎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其能刑也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三罪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穀穀之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秋又何忍復去其官乎

附録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年齊頃四年衛穆五年蔡文十七年鄭襄十年曹文二十三年陳成四年杞桓四十二年宋文十六年秦桓十年楚莊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以

胡傳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集說胡氏寧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　陳氏傅良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趙氏鵬飛曰衛穆叛清丘之盟背晉而與楚今將貳楚而復歸於晉無以為辭則殺孔達

以說之曰前日之謀孔達之罪也既除之利則為已功害則為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以國殺為文 家氏鉉翁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國患然違為政而背清丘之盟救陳諂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鄭氏玉曰衛之於晉始則背盟救陳干大國之討終則殺其臣致辭取說以求免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其上宜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集說　孫氏復曰鄭與楚故　高氏閌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豈特失鄭而已乎　趙氏鵬飛曰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不及鄭卒歸楚清丘之盟鄭不在也故晉侯伐鄭然清丘之盟晉景不能親之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聖人惡之沒大夫之盟一貶稱人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擐甲冑天下之幸也尚何貶哉故舉而爵之聖人樂人之勇於為善而幸列國之有霸主也如此而諸儒更以為貶何邪豈楚不可犯而鄭不當伐邪任鄭叛而縱楚彊反為春秋所予邪雖伐鄭未必得鄭而興復之志有足多者是以予之　趙氏孟何曰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景公為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得書何天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

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家氏鉉翁曰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此自將伐鄭雖無能為猶書晉侯嘉其稍能自彊耳

王氏元杰曰鄭惟彊弱是視初非惟義之從晉與救鄭之師是以致邲之敗晉景雖無可附之德亦當念之弗忘迨其喪師翻然從楚是何謀之淺也春秋與晉伐鄭則鄭之罪明矣

案鄭以晉敗於邲遂叛晉即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書晉侯胡傳以為報怨之兵直書而義自見者非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集說 趙氏鵬飛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列國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毒哉楚之為謀也晉固畏楚不敢救宋矣而宋其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吳氏澂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彊鄰俱可罪也　李氏康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辭也此書楚子直辭也　汪氏克寬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

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列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王氏樵曰鄭在楚之彀中未易旦夕爭也是時急莫先於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於鄭而緩於救宋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之顚冥也 陳氏際泰曰伐未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恕鄭而苛宋責晉而寛楚豈春秋之旨哉

案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待其平而後已焉春秋屢書於冊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胡傳於衞人救陳以為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以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似非經旨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懐於魯矣懐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晏濟南府齊河縣西北二十里有晏城寰宇記謂之晏嬰城

胡傳夫禮别嫌明微致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

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王氏葆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張氏洽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於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趙氏鵬飛曰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其為謀深矣而齊亦樂其謟事於已屈君之尊而下同之不以為抗頃公之立歸父兩如齊以奉其懽故十一年同之伐莒今又同穀之會甘其謟而忍其抗悦其利而忘其專也於時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為鄙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魯會之而齊不會非不畏楚也魯安則齊安矣此歸父會齊侯之故也　家氏鉉翁曰歸父之父外交彊齊殺君專國而孽子世濟其姦會齊侯

會楚子比事而書著履霜之戒也　汪氏克寬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　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卓氏爾康曰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於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預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　嚴氏啓隆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蓋謀所以事楚也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定王十　十有五年晉景六年齊頃五年衛穆六年蔡文十八年鄭襄十一年曹宣公廬
卯三年　元年陳成五年杞桓四十三年宋文十七年秦桓十一年楚莊二十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諸侯甚矣諸侯縱不能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春秋經世之略矣

集說杜氏預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　陳氏傅良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黃氏仲炎曰自晉伯不競而楚爭諸侯於是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駢首南向者不止此矣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賊國人皇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如鄭宋被圍初皆閉城拒守綿歷時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惟恐或後是以有穀之會焉此可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怵於威武之甚矣　趙氏鵬飛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而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之事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憾蓋附會而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子而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非人情也魯之所以會楚者自謀而已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焉所以逆楚子之意

而弭其兵也自謀猶恐不濟況能為宋計乎謂魯平楚宋者妄說也　家氏鉉翁曰楚伐宋於魯無所預而魯人震悸正由宣公篡弒十有五年未有討之者今見楚戮夏徵舒懼而往會　李氏廉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王氏樵曰以千乘之魯為之以道猶可自彊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為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以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而謀國若此亦可鄙也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

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

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天下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集說　董氏仲舒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專內政而外擅名也　啖氏助曰和而不盟曰平　劉氏敞曰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子反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

宋平可謂義乎又曰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曁齊平何以不曰曁齊人平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陳氏傅良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下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呂氏大圭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列國之無伯也以見荆楚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劉氏克莊曰春秋之

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　程氏端學曰宋先代之後國雖小天下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内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杜注赤狄之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即其地也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黎氏杜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城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又山東東昌府范縣有黎侯城則黎侯失國寓衛時所居之地曲梁杜注廣平曲梁縣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胡傳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彊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

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
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
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
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
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
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集說 杜氏預曰潞氏子爵也 孔氏穎達曰狄有赤
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
國名赤狄之內別種 陸氏淳曰啖氏云凡滅國直
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
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文梁亡是也凡
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
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
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則名
之言其位必絕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潞何以稱子
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潞子稱子周禮也

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又曰穀梁曰滅國有三術非也項逐譚溫梁繒蔡虢皆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不時又曰其日潞子賢也亦非也其意以謂稱子則是褒矣不知爵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者哉　高氏閌曰是時楚肆其彊圉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於憂天下矣　陳氏傅良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又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呂氏大圭曰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

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彊爾不得志於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於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汪氏克寬曰晉景公會狄於欑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矣

秦人伐晉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輔氏杜注晉地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　稷杜注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隋置稷山縣今屬山西平陽府縣南五十里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也

集說高氏閌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畧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

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辭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集說孫氏復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　杜氏諤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不

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曰王札子殺其大夫名伯毛伯乎　高氏閌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　黃氏仲炎曰案左氏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子捷即札子也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為東周之衰亂也季氏本曰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周之所以日替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辭書則王札子之專殺可知矣

附錄左傳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

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瓜衍孝義縣北七里有瓜城屬山西汾州府

秋螽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處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集說何氏休曰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張氏

洽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無婁杜注杞邑案公羊作牟婁蓋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為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集說高氏閌曰齊侯在轂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 趙

氏鵬飛曰魯宣自齊惠之殁事齊稍怠惟公孫歸父兩會齊侯而已公不朝齊也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蓋婚於魯知齊之謀故會仲孫蔑於無婁為魯謀而解齊之紛也終宣公之世卒不被齊兵者無婁之會有力焉及成公即位而有西鄙之伐矣用是知高固之會為魯謀齊也　家氏鉉翁曰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侯之於途謟事外臣書之以貶　李氏廉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

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胡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

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
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
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
而稅畝爭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
至於二猶不足則背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
法而不變其
必先務本乎

集說何氏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
也民以食為本饑寒竝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
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
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
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
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
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

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

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歳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歳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杜氏預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揚氏士勛曰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趙氏匡

曰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稅其一論語云二吾猶不足是也　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　胡氏寧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理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　黄氏仲炎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耕之以奉其工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　家氏鉉翁曰宣公以旱乾

水溢蟲螟之災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履畝而征之謂之稅夫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　李氏廉曰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汪氏克寛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茍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簒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歛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

尤鄭子産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辭

案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並存之以俟考

冬蝝生蝝悅全反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集說孫氏復曰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為災

孫氏覺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

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爾案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於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也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但生而不為災亦何用書之乎穀梁以為税畝之災亦牽合之論也 王氏葆曰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蜪説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 黄氏仲炎曰螽始生者為蝝螽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蝝生於境内見其生也故曰蝝生

饑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

遺之末而不敎其本府庫竭矣倉廪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敎本也

集說 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黄氏仲炎曰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者也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於齊以為凶荒之救故其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饑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飢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嗚呼使民至此烏在其為民父母哉 家氏鉉翁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 汪氏克寬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

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年齊頃六年衛穆七年蔡文十九年鄭襄十二年曹宣二年陳成六年杞桓四十四年宋文十八年秦桓十二年楚莊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案胡氏注留吁赤狄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留吁遂為晉邑謂之純留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也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也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鐸辰杜注留吁之屬當在潞安府境

胡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集說杜氏預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　高氏閌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薛氏季宣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張氏洽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

兼并其地士會書人深貶之也 趙氏鵬飛曰甲氏留吁潞氏之別種也亦狄之雄曰潞氏晉既滅之變其汚俗訓其頑民豈必盡其類而滅之俾無遺種哉甲氏留吁之滅蓋亦過矣 王氏貫道曰楚禍逼人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摸如此其何能伯 家氏鉉翁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傳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 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貴戚擅殺大臣以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集說杜氏預曰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　范氏甯曰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　孔氏穎達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李氏堯俞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歷十

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曰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耳　孫氏覺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　黄氏仲炎曰臺望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與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幽王之後積勢衰弱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與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汪氏克寛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又曰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杜氏

以為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討講武於此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案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氏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非也宣廟宜毀久矣即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之乎杜氏預釋榭為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雖宣字之義有所未及而成周為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為宣王無疑矣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胡傳 案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集說 范氏甯曰為夫家所遣皆書來歸大其事也　啖氏助曰內女見出其非也　趙氏匡曰為婦而出著故書之　呂氏本中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　高氏閌曰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　薛氏季宣曰參譏之也　黃氏仲炎曰讀詩至葛覃則知婦人事君子之本苟失斯道至於孤睽宜矣故書以戒婦人也　家氏鉉翁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　吳氏澂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

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鄫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絶者而鄫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錄左傳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集說 王氏錫爵曰會為使臣而不知王室之禮此晉之恥也

冬大有年

穀梁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集說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 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張氏洽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 吳氏澂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

祥乎　汪氏克寛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又饑又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怙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年齊頃七年衛穆八年蔡文二十年鄭襄十三年曹宣三年陳成七年杞桓四十五年宋文十九年秦桓十三年楚莊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買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集說張氏洽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弔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斷道杜注

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

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野王縣屬河内今為懷慶府治卷楚杜注即斷道　野王杜注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集說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陳氏傅良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趙氏鵬飛曰初晉為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

信也陳人不會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之名楚人之兵圍宋者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本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而以大夫為會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晉侯懼而復為斷道之盟所以固魯衛曹邾之心也楚方虎視列國宋既屈而為楚諸侯危矣幸晉景能收其餘以為宗主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霸主之餘燼也

家氏鉉翁曰爵五國之君貴之也是時楚燄大張晉辱日甚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李氏廉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於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郤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

汪氏克寬曰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逆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邾人

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　黄氏正憲曰魯衛曹邾皆相鄰之國是時宋與楚平若以宋為嚮導而東侵則四國實為門戶而唇齒相依者也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矣

案斷道之盟諸傳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考其情事二説竝可用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晉為盟主合諸侯以共籌之則外楚者其本謀也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故李氏亷兼取二説

附録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集說汪氏克寛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未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於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問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肸許乙反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凡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禄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而賜氏俾世其卿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集説揚氏士勛曰衛侯之弟鱄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傳亦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鱄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鱄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鱄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陸氏淳曰啖氏云叔肸非卿也卒而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故特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 陳氏傅良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 黄氏仲炎曰其曰公弟猶曰公子也以先君之子稱之故曰公子以今君之兄弟稱之故曰公弟 趙氏鵬飛曰內臣卒者二十有三未有書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肸卒春秋之變文惟此一而已肸恥食汚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 程氏端學曰此記叔

肸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　李氏廉曰凡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凡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凡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佞夫之類罪其凡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辭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凡也止繫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繫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　汪氏克寬曰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又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

為大夫也

案季友叔肸皆內凡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勲肸有通恩之美春秋於其卒也書名書字以襃之未可以仲遂為比也友稱公子而肸稱公弟者友卒於僖公之時不得以弟稱也胡傳於仲遂季友皆以為生而賜氏俾世為卿於叔肸則捴辨其非今考叔肸卒後未逾三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為大夫蓋肸不受祿而宣公加恩於子孫則賜氏之說亦未可斷以為必無也胡傳相沿已久姑存之以俟考

庚午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年齊頃八年衛穆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年曹宣四年陳成八年杞桓四十六年宋文二十年秦桓十四年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

集說薛氏季宣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　趙氏孟何曰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於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家氏鉉翁曰齊自懿惠以來比世再篡怙彊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亟於楚晉景懦無立志忽興師伐齊亦足聳聽春秋何貶焉吳氏徵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汪氏克寬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彊

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金氏賢曰斷道之盟欲以外楚義也頃公不與曲在齊矣故書晉侯以許其伐　黄氏正憲曰齊自瞿泉以來恃彊輕晉魯會無婁因晉徵齊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

案晉為盟主徵會於齊而齊不至晉侯伐之宜矣胡傳謂上卿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私春秋書之以見伐者之罪今考左氏所載郤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陽穀之役豈肯親帥大衆而為郤克報怨乎若四國戰㮍則郤克之逞志於齊也

公伐杞

集說徐氏彥曰公伐莒萊郳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　高氏閌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趙氏鵬飛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為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憾之故躬擐甲兵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為不幸適所以張杞桓之義也　李氏廉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音牆鄫穀作繒

左傳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公羊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 戕猶殘也捝殺也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集說 何氏休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　薛氏季宣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則魯以彊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　汪氏克寬曰

邾稱人葢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今曰邾人則爲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録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葢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西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胡傳 楚僭稱王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絶其葬　孔氏頴達曰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别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康成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　孫氏復曰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　高氏閌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此書之者以楚入為害甚於前日列國不能自正乃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家氏鉉翁曰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有窺周室之心也楚莊聘覜周鼎欲遂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為之一變其存也書之曰子其歿也卒之曰子而不葬抑之也示共主在周雖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　汪氏克寛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又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

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又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　王氏錫爵曰楚莊亦一時之雄也然肆其殭暴而宋陳鄭皆被其毒所為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桓文並稱豈不誤哉

案楚不書葬胡傳從公羊以為避其號者是也謂楚吳徐皆降稱子與滕侯杞伯之稱子同例則義有未安蓋滕杞爵本侯伯為時王所黜故皆書子非聖人降之也楚吳徐僭號稱王乃時王之所不能禁者於是從其始封之爵而書子以正其僭逆之罪亦非聖人降之也必謂春秋進退諸侯則先已自蹈於僭何

以正人之僭乎

今故刪節胡傳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怨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集說家氏鉉翁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李氏廉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正寢也

集說王氏元杰曰宣公在位十有八年大義已虧於國何有嫡母無可絕之理致使哭而歸齊兄弟有篤天倫之恩實與聞其弒逆賂田援齊而定位居喪逆女而圖婚七年五朝於齊甚以彊臣配女十載一修聘禮至使王臣下徵卑屈為媚齊之謀怠傲無事晉之志放利而取向取繹逞兵於伐莒伐邿見辱

於黑壤之盟掩惡為平州之會追至螽蝝繼起饑饉荐臻方且履畝而稅之民力於是竭矣會晉斷道之盟乃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肉未及寒東門氏已不血食矣獲終正寢蓋亦幸焉　汪氏克寬曰桓公弒立則斃於齊宣公亦弒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彊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笙杜注魯境也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

走之

齊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貍

遂奔齊遂

繼事也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

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

東門氏逐忽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

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

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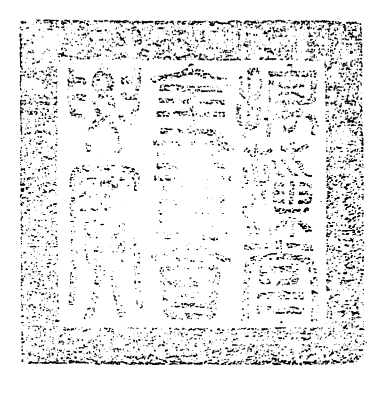
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辭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集說高氏閌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　胡氏寧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辭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於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於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况又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家氏鉉翁曰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讎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

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彊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季氏廉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畧與桓公同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連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汪氏克寬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而復丙戌奔莒則壅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案歸父奔齊高氏閌謂當致命於殯黄氏仲炎汪氏克寛引箴尹克黄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黄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為善之允為定論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鄭㦤
謄録監生臣侍　臣